

笔端流淌家国情

■肖力民

红色家书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在江西省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中，有一封红军战士刘兴发写于1934年的红色家书。这封家书的信纸已泛黄，字迹有些模糊，但笔端流淌的家国情滚烫感人。

刘兴发的老家梓山镇是于都县革命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。1928年至1934年，梓山镇先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4次扩红运动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青年参加了红军。

1932年9月，17岁的刘兴发带着15岁的弟弟刘兴旺来到招兵点报名，兄弟俩领取了参军证。刘兴发非常兴奋，当即在参军证背面写下了“参军是最光荣的”字样。兄弟俩被苏区干部带到于都县城后，弟弟刘兴旺因为年龄小，被退了回去。刘兴发被分配到闽赣军区独立第7团。他打仗机智勇敢，很快担任了团部通信员。1934年9月，父母收到了刘兴发的家信。

双亲大人：

关于儿在前方有数月之久未曾写信回家，不知家中的情形，不知双亲大人身体是否平安？我现今在福建闽赣军区独立第7团团部当通信员，我身体强健很好过日。双亲大人，你们在家中不要挂念我，还要保重身体，要小心带着我老弟妹子，你们在家中要平安，不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家中一切土地要耕



红军战士刘兴发的家书。

作者提供

好，我们在前方消灭敌人五次“围剿”，才能保障土地分田胜利，完了。

革命胜利万岁！

赤礼

小儿兴发付

八月初一日

烽火连天，战事紧迫，刘兴发对父母弟妹满怀思念。当时，部队正在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人员伤亡很大，但他在信中丝毫未提战争的残酷，反而叮嘱家人耕好土地。信的落款“革命胜利万岁”几个字，刚劲醒目，让人感受到他内心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和渴望。透过这封情真意切的家

书，一名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收到这封家信，刘兴发的父亲悲喜交集。高兴的是，儿子经过战场的淬炼，愈加成熟稳重，拥有坚定的信仰；担忧的是，不断有在前线受重伤的红军战士回到村里，有的家庭甚至收到了阵亡通知书……

1934年8月，刘兴发所在的闽赣军区独立第7团和兄弟部队配合红军主力在广昌、石城交界的分水坳至石城城北的50华里纵深地域内设置了防线，阻击敌人向中央苏区进犯，出色地完成了保卫瑞金的光荣使命。



家庭秀

哦，爸爸

我在这红色的盛开里
开始读懂你的四季
你四季的风和雨
累和笑
播种和采摘

亲爱的爸爸
祝贺你啊
在这个秋天
你是最幸福的树

我和妈妈
像两只依偎着的小鸟
住在你的枝头
守护你的岁月
你的果实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，因专业技能突出，陆军某部干部惠军卫被评为“磨刀石”标兵。图为颁奖仪式结束后，惠军卫与家人分享荣誉和喜悦。

罗兴仓摄

穿件旧衣服。我催她去赶集买件新衣裳，她在服装摊前转来转去，手心里的钱捏出了汗，还是舍不得往外掏。

家里分了10多亩责任田后，我干不了重活，妻子便成了顶梁柱，学会开拖拉机耕地碾场。家里盖房时，她自个儿掂瓦刀、垒院墙，样样活儿没落人后头，流的汗水比男人多几倍。

后来，我们又搬到县城居住。孩子们刚上小学，生活开销远比农村大。妻子找不到工作，索性摆摊卖小百货，隔三差五搭车赴省城进货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从未有怨言。

酷爱写作的我，习惯在晚上熬夜“爬格子”。妻子心疼我，生活上用心调剂，为我补充营养。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无比幸福。这些年，我的伤腿经历了数次骨折，实在是苦不堪言。夜深人静时，妻子趴在床边陪护，在我伤痛的呻吟中，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

随着儿女长大成人，去大城市生活，剩下我们老两口相互照料。走亲访友时，看到主人家客厅里悬挂的新婚合影照片，我内心总会涌上一阵羡慕。我曾经劝说妻子：“咱俩去影楼拍一张合影吧。”性格内向的妻子笑着说：“都年过半百的人啦，满脸皱纹，有啥好照的。”

我知道，仅靠摆拍一幅婚纱照，弥补不了生活的缺憾，也表达不了我对妻子的深情。我们相濡以沫走过43年坎坷风雨路，她心里早已不在乎那些光鲜的场面了。唯有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

两代之间

父亲在西北边疆服役的30多年里，我们经历了多次搬家。从我记事起，家里总要腾出位置摆放一个铁皮箱。它静静地躺在角落里听任岁月流淌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新疆南部某地发生地震。在官兵的帮助下，经过近1个月的艰苦努力，当地村民的生活逐渐恢复。部队返营的前一天，一位经营铁艺小作坊的柯尔克孜族老大爷，给父亲送来一个亲手打制的铁皮箱。父亲再三拒绝，不料老大爷眼含热泪地说：“你们解放军帮我们老百姓建了新房，修了羊圈、种了庄稼，是我们的恩人。我打了一辈子的铁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给你做了一个铁皮箱当作纪念……”盛情难却，父亲将身上仅有的津贴偷偷塞进老大爷开裂的衣服夹层里。自此，铁皮箱就成了父亲军旅生涯中珍视的伙伴。

铁皮箱上，时常挂着一把铜锁，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。我上小学时，有一次戏弄同学，被老师知道后叫了家长。父亲驻守的地方，距离学校很远。母亲当时有急事在身，父亲接到班主任的电话，匆匆向领导请了事假赶回来。他羞愧地给同学及其家长道歉，才得到他们的谅解。

回家后，父亲思来想去，提出让我写检讨。近1个小时后，我终于把沾满眼泪的检讨书交到了父亲手中。那天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打开铁皮箱，将检讨书放进去。

自那以后，我对铁皮箱产生了一种畏惧之感。看到它，就仿佛能够感受到父亲严厉的目光。

高考那年，我顺利考上了军校。第一次放寒假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穿上军装向父亲展示。父亲拍拍我的肩膀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可看着父亲被紫外线晒得黝黑的脸庞和稀疏花白的头发，我心中却泛起一阵酸涩。

那天，我提出打开铁皮箱看看，父亲欣然同意。这是这么多年来，铁皮箱第一次由我亲自打开。箱子里，整齐地摆放着父亲参军以来获得的立功奖章和荣誉证书，还有我各个年龄阶段的珍贵照片。我成长的每一步，都能在铁皮箱里找到印迹。翻到最下面，我看到了儿时写的那份检讨书。细细回味时，却发现那后面多出来几页，竟是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。

“小宝，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，我辗转反侧毫无睡意，索性打开台灯，认真阅读了你写的检讨。年幼的你很多字还不会写，只能用拼音代替，努力向爸爸承认错误。其实，爸爸亏欠你和妈妈很多，尤其是缺乏陪伴和关心。我对你批评得多，表扬得少，希望你将来能够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。你出生后，一直是妈妈在照顾你，而爸爸多数时间只能在电



茅文宽绘

如师似父

■孔昭凤

家人

我幼年时就痛失了父亲，姨父一直如至亲般引领我向前。

我与姨父第一次相见是读小学时。一天放学回家，我远远就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山涧旁。

“姨父！”我欢呼雀跃。

“哈哈，你咋知道我是你姨父，不怕认错人吗？”姨父爽朗的笑声与叮咚的泉水声汇在一起。

“我早就见过你的照片啦！”我自信地答道。姨父是姥姥、姥爷引以为傲的女婿，他的军装照早就被摆在我家相框里的显眼位置。我曾多次畅想能见见这位穿军装的亲人，没想到，真在放学路上偶遇了他。

姨父归队后，我们开始了书信往来。那些年，我家居住在偏远闭塞的山村里，是他的一封封书信，打开了我的视野。他在重庆一所军校工作时，我透过他的文字，了解了独特的山城文化。他移防广州后，我又看到了珠江两岸的璀璨夜景，白云山的层峦叠嶂……每次通信，姨父都会严格按照书信格式，用结构方正的楷书来书写，并把内容控制在3页内，然后留出几页空白信纸，附加一枚邮

票，让我没有经济负担地与他保持书信往来。

几乎在每封信里，姨父都会强调读书的重要性。他还告诉我，我们经历的事、遇见的人、走过的路，都是“无字书”，要善于从中汲取精华。每次收到我的信，姨父都会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认真严谨。哪怕我写错了标点符号，他都要用红笔批注予以纠正，再剪下来随信寄还我。

1984年，我告别故乡，来到姨父的驻地广州。年底，姨父给我和两个表妹出了道命题作文“一封家书”。我写给母亲的那封信，内容真挚感人，得到姨父的称赞。跨年夜，姨父邀请几位战友来家里小聚，他特地为大家读了我文章中的几个片段，引起了一同吃饭的一名年轻军人的注意。那天之后，我和那名军人有了更多接触，慢慢地相爱了。

就在我 and 恋人感情越来越浓烈时，母亲来电报催促我回乡就业。我眼泪汪汪地找到姨父，他拍拍我的肩说：“为了爱情，你更应回到家乡积蓄足够的力量。”

经过3年异地恋后，我与恋人携手走入婚姻。婚后，我随军到广州。2012年，儿子参军入伍，我由军嫂荣升为“兵妈妈”，内心充盈着荣誉感和幸福感。回首往事，是姨父在我的心里照进一束光……

岁月有情

那年，我和战友们奔赴边境。一个雨夜，我外出执行任务，脚下打滑，从半山腰摔下来。生死关头，我本能张开双臂，抱住一棵树，才幸免于难。由于伤口感染，高烧不退，我的颈椎以下运动神经全部损伤，最后连肺叶神经也麻痹了。昏迷中，我被送进后方医院进行抢救，好在最终活了下来，只是从此要与病床相伴。

3个月后，我被转入豫北野战医院疗养。我让陪护代笔，给在家乡的未婚妻写了一封信，告诉她我的身体情况，让她自行解除婚约，另择佳偶。未婚妻得到消息，不识字且没出过远门的她，独自搭汽车、转火车，从偏僻的乡村寻到医院来。

未婚妻在医院照顾了我半个月，那时我仅有右手食指能微弱动一下。眼见恢复十分渺茫，她叹息着走了，我亦心如死灰。

未婚妻住我家邻村，是家里人为

